

名家主笔古小说新编

闺情卷

李国文 主编

主笔

京夫

杨韦昕

李天芳

张兰亭

徐剑铭

汪炎



三秦出版社

名家主笔古小说新编

闺情卷

主编 李国文

主笔 京 夫 杨韦昕 李天芳
张兰亭 徐剑铭 汪 炎

三 秦 出 版 社

名家主笔古小说新编
闺 情 卷

主 编 李国文
出版发行 三 秦 出 版 社
新华书店经销
社 址 西安市糖坊街俭家巷小区副 3 号楼
电 话 (029) 7264325 7263801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安康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5.25
字 数 361 千字
版 次 1998 年 4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标准书号 ISBN 7-80628-140-1/I·36
定 价 23.00 元

序

——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文学对话

陈忠实

一些研究家认为，以入世的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中国叙事文学史传体压倒以虚构、想象为特征的小说创作的偏狭，说白了就是中国古代小说创作不够发达，晚生、幼稚等等。我缺乏这方面的专门研究，也缺乏对世界范围内各个民族小说发展史的对比性研究，不便妄加臧否。而从创作和阅读的一般规律和常识性方面判断，史传体叙述，如《史记》等，未必就没有虚构和想象，未必就是历史生活的记录，尤其在人物语言和生活细节方面，否则鲁迅就不会在称颂《史记》为“史家之绝唱”的同时，又称其为“无韵之离骚”，就不会既是史学之经典，又是文学的经典。然而正宗的虚构小说的发轫成形，是从“唐传奇”开始，经过漫长的发育过程，终于形成了宋元话本和明清小说两个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高峰，在它的第二个高潮里终于结出了《红楼梦》、《聊斋志异》这样硕大无朋的小说果实。它们至今仍然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中华思想文化宝库中永恒的瑰宝。

试想如果没有《离骚》、《史记》、《红楼梦》，先前的中国人和当今的我们将会多么寂寞和孤独。所以文学永远是一个安慰人的心灵滋润精神的神圣事业，在社会物质生活高度发展的当代生活里，文学依然神圣。如果单就小说而言，无论是完全虚构无论是以写实为主，总是记录下来它所产生的那个时代的广泛的社会生活的画面，包括那个特定的时代里人的思维方式，道德规矩，经济形态，生活理想，生活习俗，以及审美观念等等。

我很敬仰中国古代职业的业余的、有名的无名的小说家的创造活动，这种钦敬之情决不因今天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以及小说观念小说方法的进步和成熟而有丝毫的减弱或矫情，反倒因为对小说创作这种劳动的不断加深的理解和感受而愈加钦敬和崇拜。从作品的角度看古典作家，可以感知那个时代的文学观念和作家的思维方式，审美心理的表现；从作家的角度看作品，它们的认识价值，审美价值、思想价值是给定了的，后来的读者有新的发现的权力，做种种阐释的权力，但却永远无法将它们所没有的东西再加补于它，那怕是明显缺憾，永远也不会改变。这大概就是文本化、形式化了的文学典籍的一大特征。

然而，文学典籍、古代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事件，它的独特的文本魅力，却像一切历史事件一样，会不断地对后人产生强大的感召和启迪的力量。不单是后人要不断地研究历史、阐释古代文学的因由，也是一代又一代文人雅士要通过那个时代时兴的艺术形式如戏曲、小说、绘画、音乐、电影、电视复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原因。古代小说更多取材于民间社会的民间传说，它们不啻在统治文化思想之空隙表现着那个时代人民的愿望和心理，鞭挞邪恶，伸张正义，而且表现了人类许多共同的话题，即如人性、人与人的关系、爱情、理想、人格意志、同情、善良等，所以它们所提供的故事和人物，更常常成为具有共同追求的后代文学艺术的创作原型。唐传奇，宋元话本与元杂剧，近现代昆剧、

京剧、秦腔等之与《水浒》，《三国演义》，乃至有“三国戏”、“水游戏”之说，都是人所共知的。至于当今各种改编风更是方兴未艾，小说、电影、电视自不待说，即是流行音乐也时有脱胎于历史故事和古典小说的。为了满足人类自觉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人总是向前看的，然而可能更有某种说不清的因由，向前走向前看的人有时忍不住要向后看，从历史典籍或历史故事中寻找更为合理的人类行为和情感模式。把历史题材热、改编热、寻根热简单化地看作是逃避现实背对现实，未必切合事情本身的实际。

三秦出版社《名家主笔古小说新编》这一套书，更是一个独具新意独具创造性的策划。由活跃于当代中国文坛最具影响力的小说作家，对经心挑选的古典短篇小说进行新编或者说再创作，将原先几千字甚至只有几百字的小说新编为几万字甚至十几万字，这其中的某种神秘感就足以使人掀卷探幽。对原来固定的故事和人物进行新的创作，无疑是一种有利的基础又是一种限定思维的框子，类似于戴着镣铐舞蹈的残酷，然而也是一种新鲜的撩拨作家情趣的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场古典作家与当代作家之间进行的以语言为子弹的“战争”。参加故事新编的作家们的思想气质，文学个性，艺术思维方式的差异，更增加了这场“战争”的丰富性和广阔性：擅长于编织故事情节的作家，将给一般来说比较单纯简练的古代小说增添多少曲折与坎坷；擅长于描写社会风俗画面的作家，将如何天衣无缝地置古代人物于一个更为鲜活的社会文化环境；擅长于人物内心刻划的作家，将赋予人们熟知的相对扁平的古小说人物以怎样活泼泼的心灵；擅长于揭示人生哲理生活哲理的作家，将从那些古代人物的沧桑之中开掘出怎样的新鲜的话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当代中国作家的才华的一次大展示，是跨越了几百年乃至千年时间和空间的一次思想观念和艺术思维方式的交汇与交流，确有文学贯穿古今的快乐与酣畅，当代作家与冥冥之中的古典作家的灵魂的关于艺术的对

讲。

透过这些新编的故事，我和读者肯定可以看见当代作家心灵和精神映照在那些古本上的灿烂之光。

1998.1.16

西安

目 录



序	陈忠实 (1)
红 娘	京 夫 (1)
柳毅传书	杨韦昕 (238)
惊鸿与霓裳	李天芳 (277)
竹箭缘	张兰亭 (319)
红叶奇缘	徐剑铭 (362)
玉 蟾 蜍	汪 炎 (402)
梦断花墙	徐剑铭 (442)

索 夫

红 娘

崔福从城里赶着车来寺里送东西，卸了套，到房里和崔夫人说话。马儿就拴在西厢院子里的杏树下。红娘一看见马儿，手就有点痒痒，她便上来和马儿亲近。她抚摸着栗色儿马，亲昵地脸贴在马脖子上，拍马的额头。那儿马怕是红娘身上的脂粉香刺了鼻子，打了一计响亮的响鼻。吓得在旁边的莺莺惊叫着跳开去老远。

红娘示意小姐近前来。莺莺试探着走到马跟前，怯怯地抚摸马背。栗马很温驯，且勾过头来，眼睛热烈地看着莺莺。旁边的枣红母马似乎被冷落了，嘶鸣着用前蹄刨挖着地面，红娘便过去抚摸它。红娘对莺莺说，咱们牵出去遛遛。莺莺怯生生地说，我还有点怕。红娘说，牲口通人性，你这样的妙人儿，马儿亲近你还来不及，怎会欺你？红娘解了马缰，一匹交莺莺牵着，一匹自己牵着，便往寺外走去。

寺外，春光明媚，万象复苏。大路上有进香的香客，田垌上有送粪的农夫，麦田里有除草的农妇，田埂上有剜菜的小丫，山

坡上有牧牛的牧童。料峭的春寒已经过去，大地正透着微微暖意。红娘领着莺莺，牵着马，先在大路上遛着，便自个儿撇下莺莺跨上鞍，策马往田野里驰去。兜了一圈儿，回来说，姐姐，你也骑上去，我来教你！她把自个儿马拴了，扶莺莺上了马，牵着马，让莺莺骑上走。走了一段，便将缰绳交给莺莺，自己也跨上马，与莺莺并排儿走。

红娘看莺莺还有点胆量，便说，你松松马缰，让它悠悠地走，我在后面跟着，没事儿。莺莺试探着，松了松马缰，那母马不知怎的，竟撒欢儿跑起来，越跑越快，慌得红娘在后高喊，勒马缰，勒马缰。吓慌了的莺莺那里还听得见；就是听见，也迟了，她竟把马缰丢了，双手死死抓住马鞍环儿，声嘶力竭地喊着。母马跑过麦田，跑上坡塬，跨过小沟，在一处高坎前，一跃，跳上了坎儿，却把莺莺小姐摔在了坎下面。

失魂丧胆的红娘打马来到跟前，却见一位鹅冠博带锦衣倜傥的书生，正扶着脸色惨白的小姐。红娘扑过去，抱起小姐，吓得哭起来。那书生说，姐姐不要慌，让我来。他掐了掐莺莺的人中，又捻了捻双手的合谷穴，便见小姐睁开眼来。说，姐姐，你家小姐只是吓昏了，有点外伤，不妨事的。说着，便扶起小姐，搀着在路上走动了一会儿。红娘说，多谢先生，不知先生高名上姓那里人氏，待以后感谢？那书生说，举手之劳，何言感谢，学生是京兆长安人，姓张名君瑞，近日来普救寺小住温书，住在东厢小房里，正好和小姐东西相向。今日出来踏青散步，偶遇小姐骑马落鞍。红娘向张生行礼谢了，说，没想到先生也住在寺中，这感情好，便回眸看了眼惊魂未定的小姐。

莺莺又惊又羞，便上前一步行礼说，多谢先生，今日在先生面前出丑，真是！

张生说，学生虽是京兆人，还未看见巾帼骑马的英姿，今日有幸，钦佩还来不及哩，小姐怎言出丑，小姐敢于跨上高头大马，

驰骋平野山岗，足见小姐不凡。说完，便要送莺莺回寺，莺莺和红娘一再婉谢，张生只好作罢。

红娘找到马匹，牵了，扶起小姐，回到寺里。刚进了西厢角门，便见崔夫人正怒目白脸地在指责崔福，不该让红娘小姐偷了马去骑，出了事，要拿崔福是问。却见红娘扶小姐回来，知是打马上跌下来，上来便劈头盖脑地用拂尘柄儿打起红娘来，打得红娘满院子躲避讨饶。

你个小蹄子，在城里就野脚得很，莫承想野到佛家清净地儿来了，女孩儿家，哪个整日价斗鸡走马，看我不打死你这个小蹄子！夫人咒着红娘，满院子追打。红娘哪里是等挨打的角儿，她像小鹿一样躲着，跳着，跑着，几次差点闪得老夫人跌了屁股墩儿。崔福看不过，便捞起个树枝儿，替夫人教训了红娘几下，着实打到了红娘身上。莺莺来了脾气，上手夺了崔福的树条儿，斥责道，红娘再怎么，岂是你打的，便给母亲跪了，说今日的事，全是个儿的错，是她要红娘与她骑马来，不是红娘舍命儿救她，她也许胳膊腿儿不浑全哩，感激红娘还来不及，打红娘就冤死人了。这才说得崔老夫人鼻涕一把泪一把哭自个儿命苦去了。

二

莺莺小姐与母亲崔夫人是二月初住进寺院西厢的，按莺莺的想法，这个春天，应当到京城去，舅舅在那儿经商，置有房产。早年莺莺父亲死后，舅舅就多次捎书带信，要她们母女去那儿，一来看看九朝古都之胜景，二来也散散心，别只闷在蒲州城里，整日郁郁寡欢，恹恹惶惶。十六岁的独生女儿莺莺心早跑到长安城了，那里的四街八市七十二坊，巍峨宫殿，八水绕城，早进入她的梦境，企盼着母亲快点成行，亲临其境。为了能到京城去，她读书更其勤奋，女红也突飞猛进，琴也弹得行云流水，还绘得一手丹青。心想，到了京城，别叫那里的姐妹们瞧不起，说咱是从

小地方来的。在她的想象里，京城的女子都是识文断字、知书达理，精琴棋，谙书画，穿银挂金，婀娜多姿的妙人儿，她要把自己修饰打扮得不比她们差，甚至眉眼儿、脸蛋儿、发髻儿、穿戴儿，举止谈吐还胜过她们一筹，特别是填个词赋个诗，弹个曲儿，更要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她甚至连丫鬟红娘也严格训练，教红娘识文断字，读诗咏赋，把个粗丫头片子，出脱得如花似玉，也好与自个儿般配。但当她们主仆三人正准备起行时，却收到舅舅书信，说是年前舅母过世，新娶了一房，那女人不贤，虐待幼女，欺侮家奴，那妇人娘家又是个不大不小的官家，舅舅又奈何她不得。舅舅颇诉了一番委屈，有将幼女送回蒲州寄养，让她们关照之意。这以来，她们还怎么去长安呢？于是，为避城中的烦嚣，母女便领着丫鬟红娘，来到这普救寺小住一些时日。

崔相国在世时，是这个寺的大施主。相国又是好善之人，和寺院主持结交甚厚，每年春夏，都带家眷来寺中小住，休闲消暑。相国去世之后，主持十分怀念，每年都邀她们母女来，饮食起居，全按上宾礼遇，把个寺后的西厢与僧舍隔断，自成一统，作为相国家的别墅。住在寺内，一日三餐，有小僧送饭，午后老主持还要按时问安。住在西厢，倒是十分安逸清静。莺莺带了好多书，便利用这里清静，潜心读书，也帮红娘做点女红，写写字。开始还好，但没过几天，便有点闷，心想，读书有什么用，难道只为给红娘讲讲吗？红娘虽聪明，但素性好动，听书没耐性。莺莺找不到可以交谈的人，觉得日子过得没劲。

这天骑马，偶与张生邂逅，张生的影子便时时出现在眼前，此人是京兆人，谈吐不俗，善解人意，温文尔雅，一定是饱学之士，若能与那人过从，谈诗论文，岂不是人生之乐事？只是男女有嫌，不便相交，要是那张生是个女秀才多好，唉！

吃罢午饭，红娘进莺莺房中，服侍小姐午休，见小姐暗自神伤，使问，莫非跌后，身子哪儿疼痛？

莺莺说，吓是吓了一大跳，身子倒不妨。

红娘说，那你咋蔫蔫的，莫不是有甚心事？

莺莺说，我困了，你也睡会儿，莫来猫儿狗儿地烦我！

红娘便出去了，似乎明白了点什么。

红娘大莺莺两岁，极聪慧，也善解人意。只因是丫鬟，才屈尊以姐姐称莺莺，按年龄，她应是姐姐哩！红娘此后几日，见姑娘琴也弹得稀了，书总打开在一个地方，也不帮自己绣花识字，整日神不守舍，不时还独坐房中，发一阵儿呆，叹几声儿息。一天晚上，趁老夫人到前寺禅堂里听老僧讲经，便到莺莺跟前，推了推呆坐的莺莺，说，咱们明日一早到院墙边折花去，那边的红杏开得火焰一般。

莺莺说，杏花有什么好看，我才懒得去！

红娘说，那咱们到寺外去踏青，麦地里的荠菜经了场雨，嫩得很，咱们挖些自己作菜饼儿吃，准比寺里的白菜、豆腐好吃！

莺莺说，荠菜有什么好，一股土腥味，农人施过粪肥，更不干净了。

红娘说，那怎么办？总不能才来几天便回城里去，老夫人听经正上瘾哩！

莺莺没好气地说，谁说要回城了？城里整天刮黄风儿，到处是眼睛贼溜溜看人的兵丁，看得人身子发紧，我才不回去。莺莺说着，便自己躺下了。

一会儿，老夫人回来了。红娘安顿得老夫人睡下，自己也在外屋的小床上躺下。不多久，红娘就觉得冷，便抱着枕头，蹑手蹑脚溜到小姐房里，钻进莺莺的被筒里。鬼丫头，怎么钻到我被筒儿哩？莺莺推着她说，别连门也不关，让贼钻进来。红娘说，屋门上了栓，还用门杠扛着，我一个人怪冷的，也睡不着。

红娘挨着小姐睡着，感受着小姐身上散发出的温暖。这温暖来自于小姐发育丰腴的身体，还有那丰满的胸脯。红娘抓了下小

姐两只白鸽似的奶子，莺莺推开了她，骂道，小蹄子，睡觉也不安生，难道不知道主仆有别，失教少调的。

红娘说，别给我摆主人架子，我要生在相国家，你是官路上拣的，我就给你当主子哩，你得用两只热奶子，给我暖两只冷脚氈儿。

莺莺说，反正我这主子在你跟前也当不成的，可你比我大，总是你妹妹啊，你不疼我？

红娘说，我这不是疼妹妹吗？

莺莺说，可我也疼你来着，今个差点替你挨打了。

红娘说，老夫人才舍不得打你哩，你自自在在落了个人情儿，可我魂儿都被那柄拂尘儿打丢了。不说了，反正睡不着，咱们姐妹俩不如就说说话儿。

莺莺说，又是你那磨坊碾道的轱辘话，猫呀狗呀的故事，我懒得听！莺莺这时没心情，但不拒绝红娘和她亲近。她喜欢红娘的率真朴实，也欣赏红娘的机灵。老天赐给她一个好伴儿，不然这寂寞的时日可怎么打发呀！

红娘往小姐身边靠了靠，神秘地说，咱们说说男女之间的事。

莺莺一把推开她，不羞，乳臭未干的黄毛丫头，竟敢谈这种事，我不听！不听！

红娘说，我是说，神在造人时，为什么造了男人又造了女人，这就多了人间的烦恼。要是没有男人，都是女孩儿，而且女孩儿老长不大，这有多好？

莺莺听得笑了，你这个小蹄子，尽讲傻话。世界万物都分阴阳，人便有男女。没有阴阳，不会生万物；没有男女之分，人也不会延续繁衍生息。老让你十五六岁，鲜花也似的，那就得让花儿永驻枝头，可花儿不谢，就不会有果实，不会有种子，就不会有新生之苗。你我不仅会长大，还会变老，会死去，这是世间铁定的法则，谁也改不了。你小小年纪，却有什么烦恼？

红娘说，我有狗屁烦恼，我不知书达理，傻乎乎地活着，只要姐姐高兴，我就高兴。要在乡下，到我这么大，也早有了家，说不定都抱上小孩儿了。自我打一岁，被抛到官路上，有幸让到普救寺进香的崔福伯伯及老夫人收留，你们家对我有再造之恩，我当牛作马也报答不完，我活着，有吃有穿，已经知足了，还有什么烦恼，但我近些日子，看见姐姐整日愁眉不展，郁郁寡欢，姐姐肯定有什么心事，我是替姐姐犯愁。

莺莺说，我有什么愁？

红娘说，我虽笨，但也能看出来，姐姐犯愁，是姐姐你长大了。要是老爷在时，说不定都与你完婚了。女孩儿家一生，最要紧的是盼个如意郎君，一生有靠。红娘说这些话时，似乎听见莺莺小姐很厉害的心跳。

莺莺在被窝里给了红娘一拳，顶得她差点翻下床去。贼丫头，胡咧咧个什么，我什么时候有心思嫁人了？哎！滚出去！滚！

红娘没想到，几句本情话，倒把小姐激怒了。便一个人躺在床上，被子也不盖，光着身子发呆。一会儿便嚤嚤地哭起来，哭得十分委屈，抽咽得床子都晃动。

莺莺开始就不理红娘，让她哭去。她最忌别人提出嫁的事。一听出嫁二字，她的心里就如钻了毛毛虫，眼前就出现那个可憎可恶的形象。因此，刚才对红娘动了手儿。但想来，也不能怪红娘，根儿在死去的父亲和活着的母亲，是他们将自己订与了那个人，何必惹红娘委屈地哭呢？便把红娘拉近来，给盖上了被子。莫想红娘更委屈了，竟放出了高声哭。

北小房里老夫人发话了，问谁在哭。莺莺说，红娘关门时崴了脚。老夫人说，崴了脚就揉揉，怎么哭得全家不宁的。红娘怕触犯了老夫人的威严，便收住了哭。

莺莺低声说，好妹妹，姐姐不该打你，姐姐认错还不行。明日个姐姐教你读诗经。你也别一辈子跟我当丫鬟，也好把自个儿

出脱个知书达理的人儿。别以为嫁个如意郎君终生有靠，靠自己比靠什么都稳当，你不比姐姐，我已被养在笼子里，等着换到另一个笼子里；你还没有另一只笼儿，你比我强！

红娘说，我是个当丫头的命，你在笼子里，我就在，你出了笼子，我也才能出，我这一生都跟你了。我知道，你心里不爱见那个人。要不愿意，还得自个拿主意。我刚才还没说到这话儿，你就给我一拳，唉！

莺莺说，不说了，你再说，我又生气了，睡吧！

寺院里好静。更鼓已打二更。红娘虽受了委屈，开初还辗转翻腾，久久不能入睡，但她毕竟是个心里不放事的女孩，过了一会便轻轻发出了鼾声。莺莺还睁着双眼，看着屋顶。院子里起了风，铁马叮当，前院有松涛传来，像是黄河涛涌，间有几声夜鸟的单调的鸣叫。莺莺从红娘的话里，也感到光阴的荏苒。眼看自己已经长大了，少不得为时时逼近的婚事犯愁。人为什么要长大呢？

带着这样的自问，莺莺好久才睡去。黎明天，莺莺又是挥拳又是蹬腿，惊醒了红娘眼睛上挨了一拳，忙按住莺莺，问，姐姐，我这身子不值钱怎么着，让你当鼓敲，看把我眼睛打瞎了！

莺莺这才一身冷汗醒来，说她做了一个可怕的梦，梦见前几日骑马落鞍时遇到的那位张生，他逼着她往熊熊大火里跳，她竭尽全力挣扎着，还是被推入了火坑，便醒了。

红娘说，哪有个张生推你，是我见你又挥拳又蹬脚，推你醒来，你还打了我一下呢！红娘揉着发酸的眼睛说，人家张先生那样仁义的君子，怎么会往火坑里推你，做梦是颠倒的，说明那张生对你有了哩。

莺莺嗔怪地说，去你的，尽说傻话。

寺外村舍的雄鸡已经打啼了，窗纸已露出了鱼白色。红娘已经起来了，说，姐姐，你要想见那张生，我去传个话儿。

莺莺说，少饶舌，谁要见那张生。

红娘说，好啦！好啦！那你就守在这里，等那郑家来娶你。说着，便到夫人屋里侍候夫人起床洗漱了。

为了红娘那句话。莺莺又恼了半个早晨。红娘等到老夫人去前寺里诵经，便进去将闷闷不乐的莺莺死拉活拽拉到院里，院子里，两棵相向弯屈的枣树上，已系了一副秋千。红娘先自个儿玩了玩，便要莺莺上去玩。莺莺就是不。红娘便自个儿玩。红娘个头虽小，但长得紧凑，满身劲儿，竟把秋千蹬得老高，如掠空的燕子，引逗得莺莺倒底还是手痒痒，想着一试身手。

莺莺说，傻丫头，别楞蹬，再高了小心出事儿，下来！趁红娘落地时，从后拽住秋千，自个儿拗上去。她还未蹬，便叮咛，小哥儿，快去把门关好，小心闲人进来。她有时把红娘称小哥儿，是一种俏皮亲昵的叫法。

红娘说，看把你害怕的，门早已拴好了。来，我来送送你。

莺莺毕竟是大家闺秀，见是见过秋千，从未玩过，不免有些呆笨软弱。红娘拉起她，退后几步，又往前推去。莺莺便惊慌地在秋千上喊，红娘就不管，几个来回，便将莺莺送到空中。莺莺紧张地咬紧朱唇，死死抓住绳儿，也趁势儿蹬起来。悠悠乎乎几下，便不怕了，只不往高里打。后来红娘趁势跳上去，两个相向蹬起双人秋千。红娘是个傻大胆，把秋千往高里蹬，莺莺只是不用劲，娇娇地笑。

这一早，两姑娘有了耍子，过得很开心。特别是红娘，能用这种劳什子，引小姐高兴，心里也美滋滋的。

这种活动是严格秘密进行的，但还是让老夫人知道了，很厉害地教训了红娘一顿，姑娘家缘高上低，疯疯张张，有失闺阁风范，你这小蹄子，不把小姐引坏才怪哩！这之后，莺莺又不开心。红娘便到寺外村舍里，偷偷抓住一只大红公鸡，拔了一把长而又弯的鸡翎儿，找了一枚铜钱，扎了一枚鸡毛毽子。一天早晨，趁